

說部叢書
二集百
第一編

娜蘭小傳

卷下

說部叢書

第二編
集百

娜蘭小傳

言情小說

卷下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說 小 育 教

天笑 生編

已 石 棄 石 埋

卷 別

是書專 描摹小 學教師 之模範 以貢獻 於青年 界凡學 校諸君 洵宜亟 購閱

說 小 探 偵

角 一

案 七 醫

本 小

是編述 七醫士 沈迷科 學專以 解剖生 入為實 驗不道 為紀

中華民國三年八月二十四日印刷
中華民國三年九月十二日初版發行
中華民國四年十月廿一日再版發行

(娜 蘭 小 傳 二 冊)

(每部定價大洋捌角)

著 原 著 者
作 譯 述 者
人 校 訂 者
發 行 人
印 刷 人
印 刷 所
總 發 行 所
分 售 處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蔡爾猗維斯 四明夢 三吳耕 武進王 上海棋盤街中市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鮑威昌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谿 福州廣州潮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

娜蘭小傳卷下

第十九章

於是娜蘭不能注意於西摩梅爾福之蒲伏於地。心中躁急。緊隨玢利太趨入書室。見修道院長。坐而以手雙掩其面。傍則石克以兩手按老人之肩。玢利太即跪於老人足側。欲移去老人掩面之手。娜蘭則俯首於父之耳畔曰。父親何事耶。偶有不適乎。語時輕推石克。已即立於其次。俟其父之答詞。院長聞聲即悲哭曰。嗚呼。吾不幸之兒女乎。哭益悲。首益俯。竟不肯去其掩面之兩手。娜蘭向姊弟等周視復問曰。究爲何事。因何而起。爾等能一人爲吾言其根源否。悶葫蘆令人焦急欲死。或請父親告吾以故乎。此時各人以目相視。寂無人聲。玢利太則起立雙手圍其父頸附耳曰。父親請告彼知之。切勿以爲無望也。石克娜蘭亦各請老人明言。老人悲泣而言曰。吾何能告爾等乎。即舉首遍觀兒女輩曰。父不幸破壞家。事矣。吾本應保護爾等。今乃破壞之。茲可羞。可恥也。娜蘭暗思老人或

發癩疾乎。院長搖首。似知女之誤會者。曰。吾心頗明。初非昏悖。嗚呼兒曹。吾苦不能明言也。癸利太爾可代吾告之。語訖。仍俯其手。而以兩手掩面。癸利太奉命代告。乃執娜蘭之手。脣顫聲震曰。嗚呼。吾等均在極困難之中。雖非吾曹之過。而實父親一人爲吾曹之所致也。娜蘭與老父接吻曰。父親。然則究因何故。事非極可畏者。吾輩均在此。父親亦非病。何必吞吐其詞。不明白宣言耶。癸利太曰。娜蘭。父親已全失其所有財產耳。院長痛哭曰。吾輩破產。皆吾所遺害也。娜蘭未知其故。卽曰。破產耶。吾輩本貧苦。有何產之可破耶。但句因舉首回視。見屋頂未撤。門窗俱全。曰。但吾家本貧困。此產幸未破耳。癸利太曰。所云破產者。因父親已遇不幸。爲賭博事耳。娜蘭駭然曰。賭博事耶。院長曰。然。吾本當保護爾等之產業。並吾一己之資財。今已盡化爲烏有。罪獨在吾。惜兒輩之不幸。乃與吾同受其禍。語極悲傷。哀哀而泣曰。石克爾能永遠恕吾不責乎。嗟夫。娜蘭必思之成癩也。娜蘭曰。究以何故。吾不明。石克爾可告吾以情。時卽被石克爾拉至室之北隅附耳曰。靜聽。父

親近買股票。今被跌價。以致折閱。所虧甚鉅。此固冒險之事。而亦事所恆有。已將母親所遺存款。虧負淨盡。竟無一文之遺。實不幸之甚者。語時身體戰慄。作可畏之狀。院長更以絕望之言。痛自懲責曰。破裂盡矣。噬臍何及。辯利太可告爾妹。此皆父過。然尚有極凶險之徵在後。恐亦將罹之也。吾不能復言。實不啻被殺矣。辯利太曰。如命。因謂娜蘭曰。爾與石克暨吾。皆將移出修道院。往外盡力以謀助父救濟之策。院長俯首仍以手掩面。辯利太續言曰。吾輩暫時將成爲奇窮之人。但必不可遽爾喪膽。吾父或教授學生課讀。吾等均宜各謀生計。以爲衣食之需。並以此助吾父親。冀免父親之缺望。以生其歡樂。况亦於己一身未始無益也。此時父女輩悲傷痛苦之狀。頗有耳不忍聞。目不忍覩者。而辯利太語出真誠。孝心純摯。娜蘭石克咸表同情。但皆不知老人之財。究在何人之手。若令知之。必刃刺其人。始能洩憤。茲三人密商。以爲事雖父親破壞。決爲老人受人之愚。吾等當益愛父。以紓老父之痛。辯利太行至老人前。撫慰老人。而石克則攜娜蘭手挾之往外。謂

曰。此尙非極惡之消息。恐尤有甚於此者在後。因父親所購之股票。係無限之公司。或其所受虧損。過於所限之數。則必將盡數承認。方合無限公司之章程辦法。吾恐屆時總教主亦將出而干涉。則父親與吾等將被驅出修道院矣。娜蘭聞言。卽獨坐廳前椅上靜思。此乃第二次受極大打擊之苦。與意所不料之事。苦思力求。欲求一能免之法而不得。於是狂燥似癩發。而於無可如何中。竟憶及西摩頃間之言曰。吾可保護爾身及爾之家人等一語。西摩之言。娜蘭本不置意。昔所云云。久已視若秋風過耳。今將其頃間所語。與現在父親之事較之。始覺其言中有物。含有深意。頓覺不寒而慄。一若西摩似預知其事者。嗟夫娜蘭。爾僅知此耳。已覺西摩之爲人可懼。爾若能知西摩之造因結果。事事由彼鼎力玉成者。則尤屬令人不敢測度。避之唯恐不遠矣。此時石克燃火吸雪茄。以一手撫姊之肩曰。娜蘭努力進行。不可稍存退縮之想。須知吾等若前行。仍可使全家安穩也。今如船之行海。驟遇逆風。與其退也。無寧牢把吾舵。力與風角。終有戰勝之望也。况吾等

三人合力與爭。如有一線之路。則大有可爲。爾慎毋憂愁灰心至此。娜蘭目光流轉。若有所思。少頃曰。吾不灰心。不過思及一切。不易措手耳。石克曰。危哉。此事。吾等須子細斟酌。當思父親已老。安樂已久。今忽受此損失。恐未必果能耐苦。倘被驅出院外。將害旬言至此。不忍遽續。娜蘭附耳低聲曰。爾謂將害其死乎。確然。驅出院外居住。無異置彼於死地也。臉上頓覺發熱。幾如火炙。行至窗前。以面附玻璃。取涼。心中口中。均絮絮此語不止。石克亦周行室中曰。惜爲款至鉅。一時無可借貸。而害人奸徒。必於一二日間。至此迫收所虧之數。或有不足。必盡取吾等之所有以去。果爾則老父何能受此奇辱哉。娜蘭曰。若果將院中木器等物悉數取去。卽是驅出院外矣。爾言果眞。尙非置彼於死地乎。語至此。兩目之淚。乃如泉湧。石克曰。娜蘭勿哭。哭亦無益。若吾能知有何事可辦。或有何處可借。則無論其成否。吾必前往一行。或有萬一之希冀。吾卽可藉此懸宕。不致被驅出院矣。忽躍然若有所得曰。且止。吾將與西摩梅爾福家商酌。不知彼亦明白此種貿易否也。但

無論如何。彼父應悉知之。或因而取決於彼父。吾其往謁彼父。以告吾等所虧之數。或向彼句。娜蘭曰。且止勿言。因聞有人行至室門。旣而謂石克曰。現在暫不必爲此。石克曰。何故不必爲。又曰。吾知之矣。爾不喜吾之計算乎。但吾不知有何法較善於此也。娜蘭曰。爾姑先往父親處勸慰。使勿再悲。候吾來。再定主意。且語且行。至於門次。略駐其足。潛思半晌。然後啓門出至客廳。時西摩正立於窗口。聞開門聲。卽前迓曰。娜蘭。有何事發見。吾聞人聲甚劇。問時其聲頗冷。迫目光亦注視。但娜蘭並不注意。目視地席曰。吾來復爾耳。西摩進一步曰。噫嘻。娜蘭伸手拒曰。且勿前。爾是否求吾之嫁爾耶。答曰。誠然。實係吾心之所愛。一意誠求者。娜蘭曰。爾不望吾之愛爾乎。西摩曰。吾可靜候。直至爾之愛吾而後已。娜蘭曰。若果然。則爾心滿足耶。西摩曰。更較滿足爲尤甚。娜蘭默然。又問曰。適爾不嘗云財產富厚耶。答曰。然。吾所云云。正恨不能動爾之聽。娜蘭頓覺面頰過耳。更兼惶愧。兩目所含之淚將突眶而出。曰。確能動吾之聽。設今吾問爾給吾少數。下文欲續。而喉

中如有巨物作梗。不能吐出者。既思及父親遇難逼迫。乃閉目而言曰。若吾欲問爾借少數銀款。爾其句復不忍再續下文。西摩面上已現一極得意之樂趣。曰。爾謂吾能給與爾否耶。如爾需用者。吾可將吾所有之全數。雙手獻之於爾。即伸兩手與娜蘭。俾執以爲信。娜蘭曰。然則不枉吾之所問。此非吾之所需也。但句但句立卽淚簌簌下。兩手掩面倒退。跌坐於椅中。西摩俯首鞠躬。執其手以吻之。附耳曰。吾之最親愛者。吾知爾父正在艱困中。吾亦代爲畏懼。爾毋疑吾不願扶助。但爾不問吾。吾何能自獻乎。今爾不問吾。尙有何人可問乎。吾親愛者。今需用之數若干乎。當時卽於囊中取銀行支票簿。就寫字檯簽字。及填寫數目於空白處。卽飛躍至娜蘭前曰。可將此票交爾父。並告爾父。如再欲增加。吾亦無不樂爲。但此非吾與彼者。惟吾與爾。亦卽與吾最親愛之妻者也。娜蘭接票。兩手戰顫至不可執持曰。吾想爾能知吾所自覺之羞恥。要惟爲吾父耳。西摩曰。最親愛者。此何可恥。凡一切爲吾之所有者。今且永爲爾物矣。卽舉其兩臂。圍繞女頸。與之接吻並

親其額。娜蘭代父受之。故坦然不拒。而密司忒西摩蓄意深謀。今果如願以償。可謂不枉用心機矣。

第二十章

吾最親愛之娜蘭乎。前日一鑽石之手釧。今日一明珠之項圈。爾真能得爾心愛者最慷慨之贈送物矣。此語出自玳利太之口。蓋自輝羅士公司股票倒破後之第七日。此七日之前。即爲娜蘭賣身救父。許嫁西摩之第七日。亦即娜蘭犧牲愛情。終身俘囚之第七日也。今日玳利太立餐室中。手持一極大項圈。上嵌明珠寶石。五色俱備。光怪陸離。精瑩耀目。望而知爲貴重飾品。娜蘭正坐於小書案前。整理案上書籍筆墨等物。聞其姊言。即昂首曰。爾何言乎。玳利太曰。爾不觀爾美麗之項圈乎。答曰。然。吾已視之。似亦美麗。言時若甚鄙夷不屑者。石克亦在室中。見狀即應聲曰。物殊美麗。可知其價值不貲。爾亦聞之乎。彼年少之西摩。祇知以多金購鑽石與珠寶。爲爾添妝。使與人物皆極美麗。然據吾觀之。娜蘭對於此物。頗

冷淡落寞。或猶以爲未足耶。使他人見之。必以爲爾睡搖牀時。已聘與百萬巨富之子矣。娜蘭曰。恐或如是。任爾言之可也。但爾當知人之姻緣。雖由天定。然亦當問人情。婚姻以愛情團結爲要素。是爲最佳之結合。他若金錢婚姻。則以得財產爲目的。無所謂愛情也。小石克乎。何多言取厭。且吾不願爾於吾寫信時。以不急之語。煩擾吾腦也。謂玳利太曰。與彼老厭物之信。吾當若何措詞耶。言畢。握拳振臂。欠伸而起。玳利太曰。誰爲老厭物。卽置項圈於書案而行近身畔。彼妹娜蘭曰。卽雷兌考樂普也。石克曰。雷兌考樂普。久未晤面。今尙生存乎。憶吾幼時。僅見一次。彼曾囑吾當時時盥洗。由是吾恨之頗深。娜蘭曰。久無人知其尙生存者。至今日乃悉其尙健在。據例言之。應可作爲斷絕往來之親戚矣。因彼與吾家。久未會聚。亦無一字之通。今日忽破格通訊。殊非思慮所及也。玳利太曰。隨意作通常語書之可也。若得此老靈魂相聚。亦屬爾之幸福。以彼待人接物。頗具美意。娜蘭曰。吾恐未必。究竟雷兌考樂普。與吾家係何親屬。石克攙言曰。雷兌考樂普。屬中表。

也聞其嫁夫已十四次。乃城中巴圖魯之寡婦。其最後之夫考樂普。係牛油商出身。後公舉爲市長。又升勳爵府尹。後來致仕。乃得朝廷二十年退官賜金。據老雷兌考樂普告人云。彼夫係與惠靈姆同立戰功之人。此言頗不易使人信之。考樂普之名。從未震於人口。後自山美路勳爵以牛油致富。始得聞名也。今雷兌考樂普。居於門巧司得之方園。其性情好深思而不甚和悅。吾特盡情告爾。當知致信與彼。應若何措詞矣。娜蘭既得此詳細剖解。乃卽作就覆信。備謝其注存之意。郵致雷兌考樂普。院中各事。一切如舊。惟院長面容。日覺衰老。體亦頽唐。殆殷憂所致耳。老之時。戒之在得。信然。院長於家事。本不關心。悉聽辯利太主持。有事由辯利太關白老父。故平日彼父女二人。常有家事之商榷。而娜蘭石克。則咸不顧問。除朝夕定省。一面老人外。輒無多語。今則院長忽如改其常度者。時與娜蘭親密。蓋彼父女二人之情感。較深於往昔矣。若娜蘭不在室中。卽若忽忽不樂。必召之使來。令坐近與之閒談。有時彼此或同時詞窮。無事可談。老人則詳審其面容。詢

其身體何如。及飲食等細碎之事。如更無聊。則或令娜蘭至前。親爲之理髮。而娜蘭有時心中煩擾。獨望沈思時。老人卽不復與言。任其自然。惟此時女所耿耿不忘者。惟一鏗達爾子爵。以爲無論如何。彼此愛情。必不少渝。至辯利太之私議。謂西摩係娜蘭之慷慨知心者。則頗不以爲然。若鏗達爾子爵之愛娜蘭。與西摩比。似究竟孰爲真摯。此乃一緊要問題。然在辯利太目中。終以爲西摩較摯也。因西摩每日來院。必有所贈。似彼將以其財物。陸續搬取。盡以付諸娜蘭者。有時或未攜贈物。則決不至院中面娜蘭。而西摩默揣以爲女子所喜者。則不問物價若何。亦必購備。彼既竭其力以貢媚者如此。而娜蘭對之。則異常落寞。每得贈物。惟一笑受之。一言謝之而已。如溫暖之冬日。照冰冷之玻璃。熱度竟不能增加毫末。如欲強謂爲增加。則當日光照耀時。玻璃雖覺微暄。但陽光一瞥卽逝。玻璃卽復其冷度。前所受之熱力。已不知消歸何處矣。彼兩人之情狀。何以異是。但西摩並不灰心。仍時時預備與女郎相聚。或同坐馬車。遊行街市。或挽手同行。散步園中。娜

蘭亦不遽卻。祇以冷淡之笑面相迎。有時西摩自覺有失望之意。面露怨色。則娜蘭以一笑解之。有時與西摩挽臂同行。娜蘭之面或有不豫。西摩則常自慰。譬以爲愛情尙未至其時也。娜蘭近見社會報。載有鏗達爾子爵之事。狀若日記。排日登載。係詳述子爵日來與梅爾福家結婚之事。並將賴采姆歷代勳爵之家譜。與梅爾福家由鐵路工人起家。及其家財之富。詳記無遺。該報適當生涯冷落。報紙滯銷之際。不知如何被其偵知此事。乃不厭詳細調查。日錄於報。竟能聳動社會之聽聞。銷數頓加。蓋以賤工之女。得仰攀勳爵而爲其壻。貧困之貴族。亦以得偶鉅富之女。人生幸福。可謂交備。故人人視爲奇事。謂一則希貴。一則慕富。天下竟有如是之巧相配合。各得其所者。事類新奇之小說。於是幾人手一編。而該報乃利市三倍矣。彼任編輯者。見歡迎者之多。乃更鋪張其事。將梅爾福家之財產。力加偵察。逐日分類列表。凡不動產及活動產。均爲記錄於報。較梅爾福家之司計者。尤爲稱職也。又將彼女奩資。與鑽石珠寶等妝飾品及貴重物。亦一一載之。以

爲窮人無聊至極時。獲婚富女者之勸導。記者復加以論說。謂此等婚姻。決非由愛情之組合。必係彼所謂月下老人者。暗中爲之執柯。別創一例者也。然娜蘭讀之。正如心中忽受劇刺者。以爲男女婚姻。果不由愛情組合。尙復有何意味。而既捨此愛情不用。亦卽永世無歡娛之日。今鏗達爾子爵與丹訥。有時同出游覽。有時並騎會獵。何等親密。何等愛好。並其父老梅爾福。亦得時至爵邸。往來莫逆。視吾父之悶坐寡歡。相形之情狀爲何如乎。娜蘭獨坐靜思。將此情形暗中摹揣。並懸想子爵之面容體態。更憶及昔日院內後街相聚時之言語舉動。聲音笑貌。一都懸耳目之間。旣又揣摹丹訥之美。及其詞令舉止。不覺面紅頸赤。腦中熱度驟加。神思昏亂。於是起立。行至窗前。藉吸空氣。欲將頃所思者棄不一省。然終不能。是日西摩梅爾福送項圈與娜蘭後。卽徒步至賚姆街之辦事室。因需付鑽鐲項圈之款。故來此書支票。而當填寫銀數之時。亦不甚注意於價值。填寫後。卽與密司忒輝賴閒談。此爲西摩善於交友之性情。而密司忒輝賴。自到此爲西摩之

書記以來。亦從未見居停主人有發怒之時。輝賴恆佩其東翁之涵養。卽輝羅士公司倒閉之日。西摩受非常損失。亦未見有拂然不悅之色。於是輝賴更佩其東翁之大度。至不可及。讀者諸君。若就輝賴而論。則西摩爲人。不幾涵養功深。意氣胥蠲之君子者乎。然特輝賴之見然耳。據作者論之。則老奸巨猾。實予人以不測。其喜怒固不輕被人窺者。至受大損而不露怨色者。尤當問此款之出自何人。閱者諸君。當亦能默想而得其人矣。則西摩固無絲毫之虧。又何必有不豫之色耶。當日西摩問曰。輝賴有新聞乎。曰。今日殊無一事可告。西摩曰。今日各項股票。均極清靜。無漲跌之可言。正語間。忽有一人狀極可異。而急迫至不可名狀者。驀然入室。與密司忒輝賴附耳私語。是人係該處市政廳辦公之人。西摩見之。急趨於玻璃格櫥之小室中。其竄入之速。輕捷若貓。約五分鐘後。市廳中人。急趨而出。若尚有非常要事須報告他處者。輝賴於此人去後。面色頓易灰白。似現有重要之事者。行動舉止。亦若失其常度。急告其居停曰。適得一消息。爲事殊重要。西摩洋